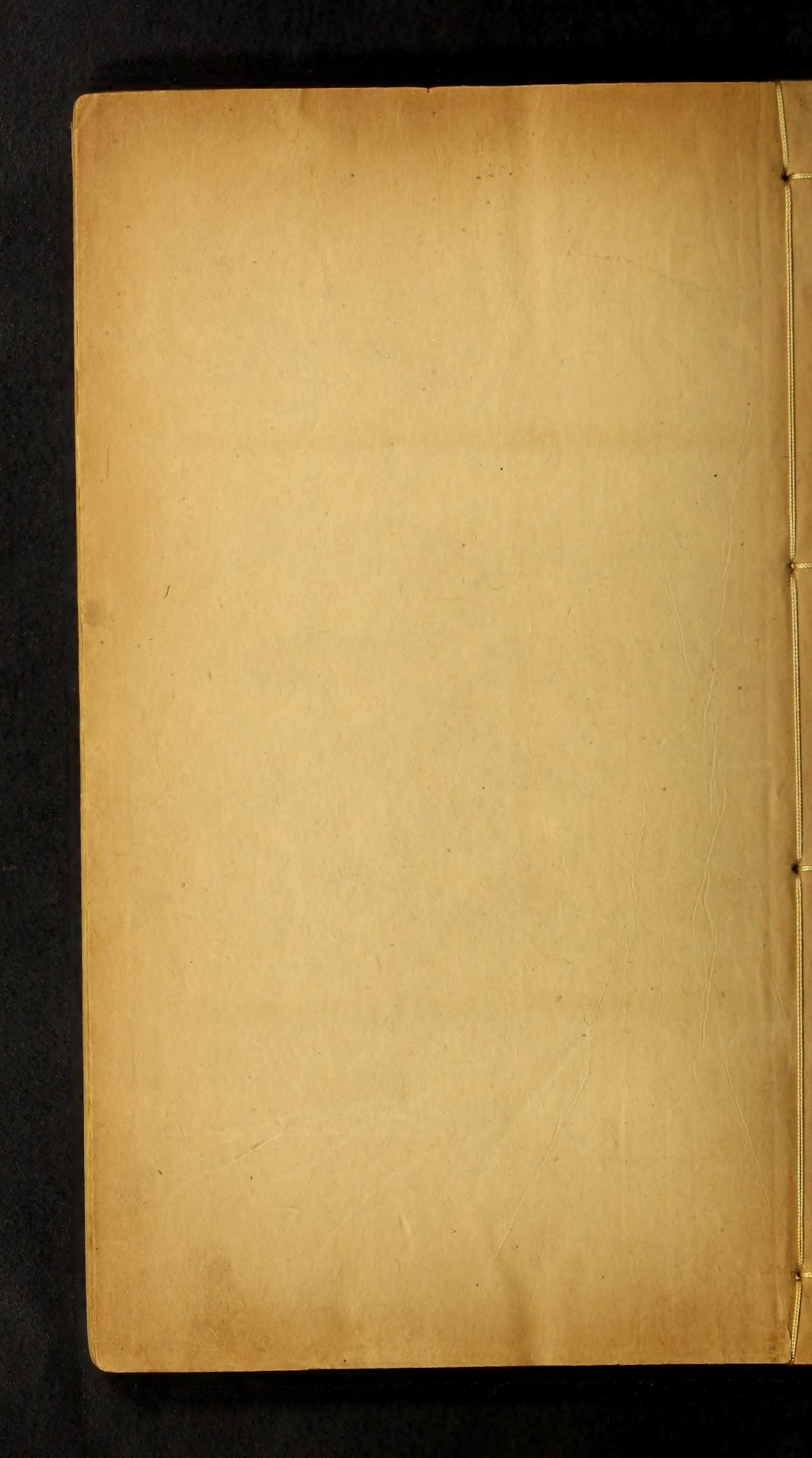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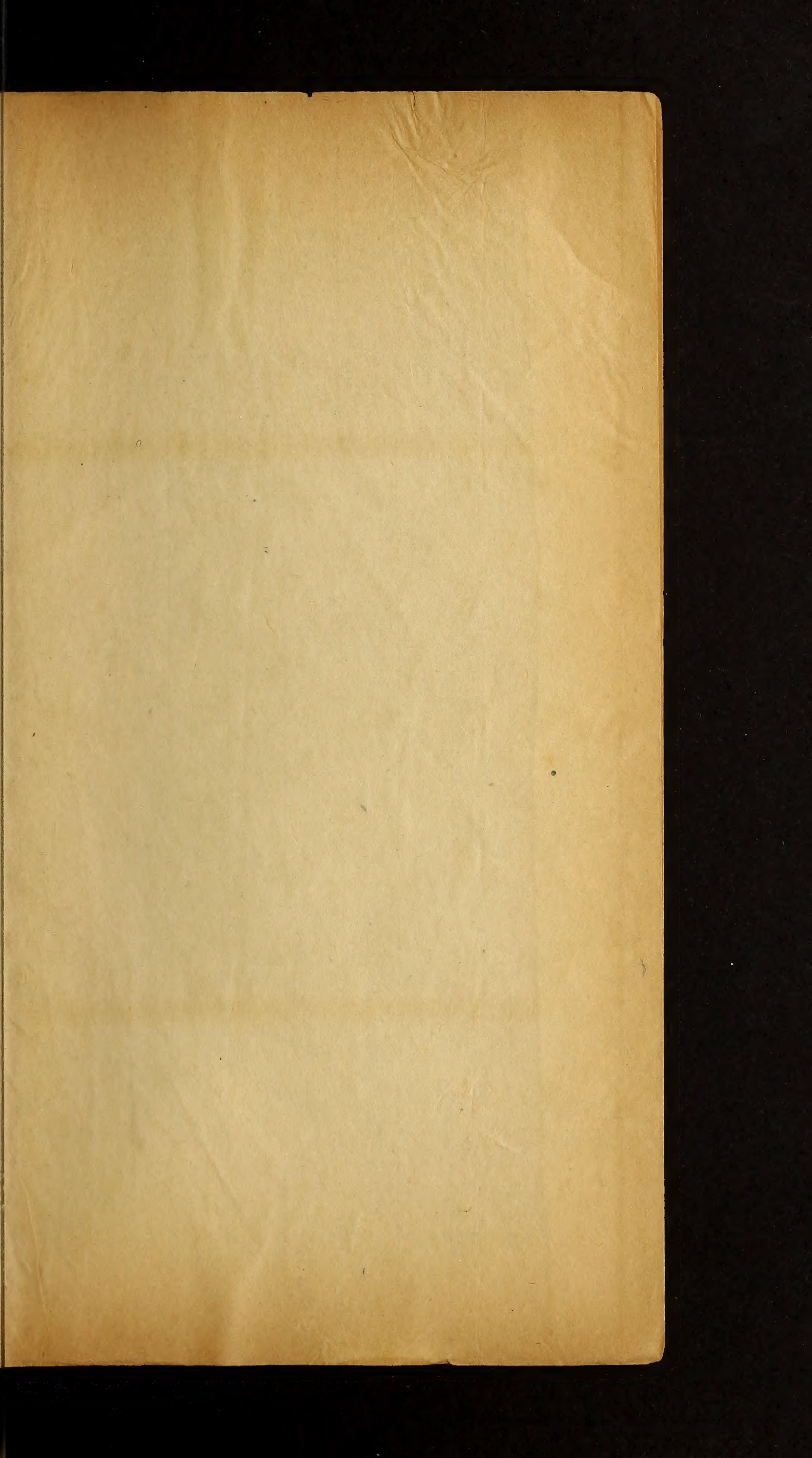




東華録卷九

湘源蔣良騏千之父

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優陞原任檢討魏既齊為山東布政使。御史陸祖修言揔河靳輔身雖任外與九卿呼應甚靈會議之時尚書佛倫科尔坤等不顧公議左袒河臣窮思河工屯田二事于成龍倡説俟到京面奏明確

加之乾斷從之　宗人府議給事中高層雲
疏參大學士王熙向康親王傑書等跪語王
俱坐受旨朕名大臣議事每賜墊坐語嗣後
不必向諸王行跪　靳輔疏參慕天顏等朋
謀陷害阻撓河務　上諭大學士曰近來議
論靳輔者甚多靳輔為揔河有年挑河築隄
漕運並未遲悮謂之毫無効力不可但屯田

下河之事雖百喙亦難逃罪即欲置之重典
亦須以七八年俟維用有人河工告成始可
議罪且朕曾閱河防一覽于治河洞悉凡事
皆慮永久此著九卿一併察議　三月孫在
豐言臣與佛倫等會勘河工時原議海口應
行挑濬擬有疏稿後竟不以聞雖佛倫主稿
寔靳輔陰謀也其幕友陳璜黷貨無藉法所

不宥旨一併察議
上御門諮諸臣議河工事宜靳輔曰臣專管
上河再四籌度惟有高家堰外再築重隄水
不歸下河庶有裨於七州縣至濬下河恐海
水倒灌
上曰海水倒灌無有是理郭琇奏靳輔派民
之事甚多在在騷動况屯田明係奪民產業

江南田畝原有二畝算一畝者因地窪下坍
長不常若計畝重課寔為累民
上曰屯田害民百口亦不能辨開海口乃必
應行之事尓等但論下河當挑與否及重隄
之築與不築耳靳輔奏重隄將水截住盡出
清口不令水歸下河則七州縣被水之田可
出重隄築是于成龍奏開海口事奉特旨行

今築重隄停海口縱上流之水不来而天長六合等處之水洩歸何處臣意應濬海口

上願大學士曰朕留心河道深悉情形九卿畏惧靳輔不肯定議明日御門再召諸王尚書李天福奏靳輔于成龍各堅執前說臣等公同商酌下河當開重隄宜停

上問靳輔海口何年淤塞輔奏土人云明隆

慶年淤塞至今海潮来一次即增一葉厚之沙故漸塞

上曰此言甚屬虛妄潮退其流甚疾尚何沙之存積據尔言海水倒入將来海口一開便有明驗朕記尔言又問于成龍塞減水埧以開海口河堤可不衝決乎成龍奏不能保其不決臣于上河寔未明曉焉不敢妄對

上曰崔維雅之論可行乎于成龍奏聞人言如此臣寔未甚曉

上顧諸臣曰朕細閱維雅治河書其勢必不能行于成龍亦未洞悉河務仍着公同詳議尋議海口宜開重隄宜停各減水壩俟海口通後酌議緊要者留之不緊要者塞之允之尋諭吏部靳輔慕天顔不便留任孫在

豐亦不便修河速行更換　調閩浙督王

新命總督河道侍郎開音布督理下河　以

屯田累民敕督撫清理丈出之田給還原主

其暫設屯田同知縣丞等官悉裁汰　革靳

輔慕天顏職孫在豐佛倫等降調有差　六

月楚省督標裁兵夏包子名逢龍等鼓譟搶刦

聚衆作亂巡撫柯永昇投井死粮儲道葉映

榴罵賊自刎賊窃踞武昌城命都統尾岱為
根武將軍率兵討之　諭大學士等近来科
道官無條奏者建言乃科道專職祗在不存
私心耳可傳諭有條陳事赴暢春園面奏
尚書阿剌尼報噶爾丹率兵掠厄尔德尼治
居民直抵喀喇卓尔渾之地距澤卜尊丹巴所
居僅一日程澤卜尊丹巴携土謝圖漢妻

子及喇嘛班第夜喀尔喀通國各棄廬帳牲
畜南竄土謝圖汗不知存亡命邊塞加防
守七月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遣使告急云
去年噶爾丹率兵三萬来後噶尔丹弟多尔
濟札卜領兵来掠右翼人畜今噶尔丹自抗
愛山後至忒木尔地方土謝圖汗子噶尔旦
台吉與戰大敗僅以身免又聞丹津温卜等

率兵来取厄尔德尼治之地距我地二日程祈速賜救援　湖廣提督徐治都報六月十四日官兵擊敗夏包子賊衆二千餘人於應城縣陣斬偽副將二守備三把總一隨駐應城縣内嗣于十七八日夏包子率賊萬餘圍攻應城我師内外夾攻大敗之賊奔德安侍讀海三往澤卜尊丹巴處途遇厄魯特困

攜噶尔丹奏疏歸又囑海三代轉奏澤卜尊
丹巳来投或拒而不納或擒付之
上遣使往諭詰問情由令遵旨議和　喀尔
喀洪俄尔戴青台吉疏報噶尔丹来掠達賴
台吉至枯倫貝尔
上諭裕親王福全等曰厄魯特去我汛界僅
七八日程宜預為備禦其令科尔沁土謝圖

親王沁津達尔漢親王班第派所屬十旂兵一萬盛京將軍等派兵一千於梢之地偹禦

南陽總兵史孔華報七月初十日臣師師進討夏逆賊據漢陽我師破門直入賊遁武昌恢復漢陽

徐治都報七月十五夏包子率賊駕船至鯉魚潦遣叅將鄭興等勦殺焚其船餘賊未犯大營者官兵擊走之生擒偽

捴兵以下二十餘員兵三百餘戛色子僅以
身免又疏報七月十八武昌城偽官弁献城
投降献偽軍師妖僧太原首級収繫戛賊妻
子家口二十日黄州府偽捴兵献城降黄岡
縣生員宜畏生等擒賊首戛色子磔軍前
八月設站侍郎文達等報土謝圖汗與噶尔
丹于八月初三四相遇于鄂羅會諾尔鏖戦

三日厄魯特夜襲善巴額尔克戴青之營破之喀尔喀諸台吉星散土謝圖汗越瀚海奔至澤卜尊丹巴所　九月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報噶尔丹分兵三路沿途刦掠約會于我邊哨愛必汗喀喇鄂博之地

上以邊塞不可不防派京師八旗護軍等兵及宣化大同精兵各一千往歸化城駐備尋

令暫停候旨　先是喀尔喀戴青台吉等三十八人各率所屬入邊請降旨准于汎界以內遊牧至是土謝圖汗與弟西地西里巴圖尔台吉率兩翼台吉等又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亦率弟子等入汎界乞降沿邊阿霸哈給諸台吉皆願從內附許之　噶尔丹遣使進貢請安　十一月兵部督御史郭世隆言

山海関城守禦章京等官嗣後失察司參請
加嚴定分處。無庸議。
上曰。偷刨人參禁絶甚易。但人參為物。治病
有益。且無甚関係。故朕于偷刨之人。亦未嘗
有一正法者。着如部議。
康熙二十八年正月。
上南巡閲河。初八日丙子。起行。壬午。駐蹕平

原縣諭山東撫錢珏迩年以来各省地丁錢
粮已經節次豁免山東地方正賦意欲来歲
蠲除蘇因廵幸至此特先諭該撫速行曉示
甲申幸濟南府乙酉至泰山之麓庚寅駐蹕
郯城縣紅花鋪辛卯閱視中河至支河口諭
諸臣曰朕觀此河隄隘逼近黄河之岸且自
徐州北鎮口閘所出黄河及微山湖荆山口

之水俱歸運河必流于中河駱馬湖之水亦入此河若遇潦霖萬一黃堤潰決中河黃河必將混而為一因頋靳輔曰尔當日如何籌畫開濬中河輔曰臣意開濬此河可以束水入海今若將搖堤加增修築以保固黃河堤岸當不至有患揔河王新命奏曰支河口止一閘倘遇霪潦必至衝壞若下草埽隨時啟

閘于駱馬湖口作減水壩令泛漲之水歸入
黃河舟將郯城禹王臺修築以禦流入駱
馬之水令歸木河則中河可無虞矣丁酉御
舟泊金山寺　二月初三辛丑至蘓州丁未
至杭州辛亥渡錢塘江壬子親撰祭文詣禹
陵致祭文內書御名行三跪九叩　先是
上欲親視下河至是侍郎徐廷璽于成龍閱

視回奏水陸俱難行宿頓無所遂止乙卯自
杭州回鑾癸亥至江寧　江南民王来熊献
錬金養身秘書一冊
上諭曰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擲還之三月乙
酉御舟至天津由陸還宮諭曰朕閱視河道民人
船夫皆稱譽前任河督靳輔且見靳輔濬
治河道堤岸堅固勞績昭然著復其原品

七月初九日冊立皇貴妃佟氏為皇后明日
皇后崩　九月以旱免直隸被災州縣衛所
本年未徵及二十七年上半年錢粮　左都
御史郭琇為特參近臣植党營私招搖撞歲騙
罪有可誅仰請乾斷事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
左御史王鴻緒等試約畧三為
皇上陳之高士奇出身微賤其始也徒步来

京覓館為生

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補翰林令入南書房供奉不過使之考訂文章原未假之與聞國政為士奇者即當竭力奉公以報恩于萬一計不出此而思結納諂附大臣攬事招搖以圖分肥凡內外大小臣工無不知有士奇之名夫辦事南書房者先後豈止

一人地人之聲名總未着聞何士奇一人而
聲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之可誅者一也
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户結王鴻緒為死
党科臣何楷為義兄弟翰林陳元龍為叔侄
鴻緒胞兄王頊齡為子女姻親俱寄以心腹
在外招攬此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在
内之大小卿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為之

居停哄騙而夤緣照管者餽至成千累萬即不屬党護者亦有常例名曰平安錢蓋士奇供奉日久勢焰日張人皆謂之門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為橦箴亦居之不疑曰我之門路真是士奇等之奸貪壞法全無顧忌其罪之可誅者三也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横有年惟恐事發潛逈直隷

天津山東洛口地方有虎坊橋瓦屋六十餘
間價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求託照拂此外順
城門斜街並各處房屋總令心腹出名置買
何楷代為叔祖打磨塲士奇之親家陳元師
夥計陳季芳開張緞號寄頓各處賭銀資本
約至四十餘萬又于本鄉平湖縣置田產千
頃大興土木修整花園杭州西湖廣置園宅

藴松淮揚王鴻緒等與之合夥生理又不下
百餘萬窃思以覔館餬口之窮儒而今忽為
数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来無非取給于
各官然官從何来非侵國帑即剥民膏是士
奇等真國之蠧而民之賊其罪之可誅者三
也
皇上聖明洞悉其罪止因各館史書編纂未

完著解任竣事矜全之恩至矣極矣士奇乃
不思改過自新仍怙惡不悛當
聖駕南巡時
上諭嚴誡餽送定以軍法治罪誰敢不遵惟
士奇與王鴻緒恐不畏死即淮揚等處王鴻
緒招攬府廳各官約饋黃金潛遺士奇淮揚
如此則他處又不知如何索詐矣是士奇等

之欺君滅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更可駭者王鴻緒陳元龍鼎甲出身竟不顧清議為人作壟斷而不以為恥且依媚大臣即人之所不屑為者亦甘心為之而不以為辱苟圖富貴傷名敗教豈不玷朝廷而羞當世士哉揔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何楷王項齡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勢

者既觀望而不敢言趨勢者復擁戴而不肯
言臣若不言負罪滋大故不避怨嫌仰請立
賜罷譴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幸甚旨高
士奇王鴻緒何楷陳元龍王頊齡俱着休致
回籍該部知道　十月諭直撫于成龍直隸
地方朕屢蠲免錢粮百姓竟無起色今年亢
旱比往年更甚朕在深宮俯念民生困苦衣

食艱難宵旰焦勞時欲流涕業經遣官察賑
復與蠲免被災地方大小各官遇此荒年束
手無策于民何益爾等受國厚恩為民父母
寧獨不愧于心當立良法使貧民不填溝壑
以副朕軫念閭閻至意　副都御史許三禮為
特參大臣紊乱國制肇釁開端謹據寔題參
仰祈嚴勅窮究以杜專擅之漸以垂永久之

制事竊惟

聖朝律例三品大臣子弟不許考選科道獨

原任刑部尚書徐乾學胆（敢）恃胞弟徐元文

欽點入閣勢紊（亂）成例遣子赴考現在補職臣

屬堂官具疏題明蒙

皇上著乾學明白回奏豈乾學將自己潛住

招搖織跡欲以奉旨留京一語蓋之徐樹穀

遠例考選指称吏部題請閣臣奏明等語鉗
制言官要見
皇上之留徐乾學者留于史館辦事豈留潛
地招摇物議沸騰閣臣之奏明者不過奏避
閱卷之嫌疑豈有題破歷來之定例令乾學
不引咎悔過反執吏部閣臣之請雕琢字眼
粉飾要旨欲坐臣以指叅不寔之例而使樹

穀仍居御史之職明欲肇釁開端紊乱國制專擅之漸不可不防更竒乾學律身不嚴教子無方穢迹昭著有案有據尚敢肆口妄言好講忠孝大義希圖簧惑

聖聰不得不列款糾參懇乞窮究逐件刑訊並嚴勅吏部將題請徐樹穀與考之疏閣臣啟奏之疏檢發會議以服衆心所有賍款列

于左　一乾學于丁卯鄉試戊辰會試在外
招搖門生親戚有名文士各與關節務期中
式有蘇州府貢生何焯往来乾學門下深悉
其弊特倣會試墨卷序文寓譏刺乾學聞知
即向書鋪將序抽燬囑託江蘇巡撫訪拿
何焯至今未結　一乾學發本銀十萬兩交
塩商項景元于揚州貿易每月三分起息本

年七月間著伊孫壻史姓家人李相梩同景
元于八月二十四日到京算帳共結算本利
一十六萬兩又布商程天石新領乾學本銀
十萬兩現在大蔣家胡同開張當舖其餘銀
號錢卓發本放債違禁収利怨聲滿道一
乾學以門生李國亮為江蘓按察司代為料
理國亮差劉管家送銀一萬兩交乾學管家

吳子彥吳子章收遇節送銀四百兩小禮銀四十兩生日送銀一千兩吳子彥為張汧事發遞回俱子彥胞弟子章收伊弟元文入閣辦事國亮差劉管家送賀禮五千兩交吳子章收繳

一乾學認光棍徐紫賢徐紫書二人為侄通共扯縴得贓累萬紫賢紫書現造爛面胡同花園房屋書辦之子一朝富貴胡

為乎来乾學之賍半出其手　一乾學伊弟
拜相之後與親家高士奇更加招搖以致有
去了余秦檜来了徐嚴嵩乾學以麗涓是他
大長兄之謠又有五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
珠送澹人之對京城三尺童子皆知若乾學
果能嚴絶苞苴何以加此醜語耶　一乾學
遣弟徐宏基遍遊各省名抽豊獨于河南磁

州彰德等處久戀一載有餘放賭宿妓良民
受苦怨聲載道　一乾學買憲臣傅感丁在
京房屋一所價銀六千餘兩買學士孫在豐
在京房屋一所價銀五千五百兩買慕天顏
無錫縣田一萬頃京城繩匠胡同半截胡同
與橫街新造房屋甚多不能枚舉蘇州太倉
崑山吳縣長州常熟吳江等州縣俱係徐姓

房屋田地　一乾學之子徐樹屏徐樹聲于
甲子科夤緣中式弊發黜革行止有虧莫此
為甚　以上各款百未盡一伏乞立賜處分
云云旨許三禮職為言官凡為糾參自應據
實指陳前參乾學疏內不一併指出乃于部
覆議處之後復行具款列奏明係圖免已罪
著嚴飭行該部知道先是許三禮疏參徐乾

學奉旨令乾學回奏乾學言臣從前具本辭
職奉
皇上隆恩畄京充各館總裁並非私行潛住
臣子樹穀考選時亦係請旨准行非敢違例
部議三禮所奏不寔應降二級調用從旨從
寬留任故三禮復上是疏　十一月以旱灾
免武昌等府二十州縣四衛所二十九年上

半年地丁錢粮荆州安陸府屬九州縣四衛
所本年未經徵收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粮

理藩院題烏斯尼哈白塔住持喇嘛羅卜
藏宜寧等稱伊師喇木占巴喇嘛復轉生于
世祈請往聚取

上曰蒙古之性深信詭言但聞喇嘛胡土克
圖胡必尔汗不詳真偽便極誠叩頭送畜牲

等物以為可獲福長生至破蕩家產不顧而奸宄之徒詐謂能知前生事惑衆欺人網取財帛牲畜敗壞佛教諸蒙古篤信喇嘛久已惑溺家〻供養聽其言而行者甚衆應將此等詐稱胡土克圖者嚴行禁止　十二月定鄂羅斯邊界立碑於格尔必齊河勒滿漢及鄂羅斯喇第納蒙古字於上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大清會典告成　五月
吏部以行取知縣事請旨命九卿以平昔所
知舉奏尋尚書王騭舉清苑縣邵嗣堯尚書
李天馥舉三河知縣彭鵬靈壽縣陸隴其
徐元文舉麻城知縣趙蒼璧俱准行取
六月尚書阿喇尼紀尔他布等報我師與厄
魯特戰於烏尔會河失利　七月噶尔丹深

入烏朱穆秦地命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
軍皇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恭親王常寧為
安北大將軍簡親王雅布信郡王鄂札副之
出喜峰口內大臣舅〻佟國綱佟國維大臣
索額圖明珠阿密達都統蘓努喇克達彭春
阿席坦諾邁護軍統領苗齊納楊岱前鋒統
領班達尔沙邁圖俱叅領軍務尋停止恭親

王兵命康親王傑書等率兵往會裕親王福全
軍命恭親王師師會裕親王軍令康親王軍
駐歸化城
上巡兵至博洛河屯回鑾　八月索額圖疏
言濟隆胡土克圖使人拉木巴噶爾丹
使人尊多伊格藴尔至營請以土謝圖汗澤
卜尊丹巴畀之視来人形狀甚覺倉皇有窺

探大軍意厄魯特現至烏蘭滚倚險結營祭旗誦經距我軍僅四十里　裕親王等疏報聞厄魯特屯于烏闌布通八月初二日列兵徐進自未時交戰至掌燈時大敗之斬殺甚多以昏夜地險收兵徐退

上天喜焚香謝天　裕親王疏報擊賊噶爾丹次日即前進剿殺餘寇見噶尔丹據險堅

拒遣伊拉古克三土克圖来復以請土謝圖
汗澤卜尊丹巴昇之初四日濟隆率弟子七
十餘人来臣等思噶尔丹于戰之次日屢遣
人来必多窘迫臣等即欲進剿則厄魯特據
險堅拒俟其往来講解以待盛京烏喇科尔
沁諸軍至齊夾擊尋大臣議大將軍王等既
大敗厄魯特乃不即行剿滅明知濟隆行詭

以誤我軍而故聽之豈不坐失事機旨命作速追剿且切責之　命都統希福馳赴裕親王軍前參贊軍務　諭大學士允禔等聽信羣小讒間之言與裕親王不協妄生事端私行陳奏必致僨事著撤回京　先是裕親王等疏言噶尔丹迫于追襲自什拉穆楞河載水橫渡大積山連夜遁走于剛阿腦尔臣等

欲追而馬力不能前進又恐噶尔丹去遠因與濟隆胡土克圖約使噶尔丹近我而止以禮定好遣人偕往諭之至是又言噶尔丹使人持書至告曰噶尔丹博碩克圖跪于威靈佛前誓曰若違此書惟佛鑒之其書云令倘蒙

皇上惠好自此不敢犯喀尔喀臣等許其

歸好尋王大臣議噶尔丹乃極狡詐之人
屢遣人以立誓為詞今又刦掠克西克騰
之三佐領矣但王等親在軍中事皆目擊
應准所奏命噶尔丹堅誓而釋之王等仍
駐彼探噶尔丹遠去寔音令蘊尔達音照常
防守從之　裕親王等言我使伊拉古
克三齋噶尔丹奏章還其詞曰伏蒙鑒照

下情普使安全在〻歡忭謹上書為永遠不
絕之信誓又使人云噶尔丹頂佛像設
誓曰
聖上即佛天乞宥我罪凡有諭旨謹遵行
今往界上駐札候旨尋又椽濟隆持噶尔
丹誓書来且述噶尔丹之言我蒙王及皇
子大臣見憐我正歡忭云〻尋議噶尔丹

不敢抗拒天威設誓請罪准盱誓令出邊
候旨再檄裕親王等仍俟噶尔丹出邊另
行請旨撤兵許之以敕諭噶尔丹以噶尔
丹雖降人殊狡猾仍派大兵備之　九月
免直隸順天保定河間真定順德廣平
大名盱屬並宣府被灾等處二十八年未
徵地丁銭粮及廿九年上半年應徵銭粮

兵部請弛養馬之禁聽從民便從之　十月
諭曰凡擬撰文章係翰林官職掌理當加意
詳慎克肖其人何可意為輕置令覽楊瑄所
撰內大臣都統公舅〻佟國綱祭文引用王
彥章事蹟極其悖謬且見所撰祭文每於旗
下官員多隱藏不美之言於漢人則多鋪張
粉飾是何意見並傳張英及撰文者以從前

姚文然魏象樞葉方藹簽文與此簽文較看
尋准部議編修楊瑄革職發奉天入旂當差
張英草去禮部尚書仍管翰林院詹事府事
噶尔丹遁出汛界具疏謝罪撤回裕親王
兵及防守遵化州緑旂兵　十一月達賴喇
嘛率西海諸台吉及噶尔丹具疏請上尊號
不允　信郡王鄂札叅奏裕親王等既經戰

勝不乘機勦滅反行文禁止蘇尔達等進兵致窮寇逃遁

上從寬罰俸有差

康熙三十年正月先是噶尔丹認罪立誓上

書請降

上以噶爾丹狡猾宜發兵預備至是授都統瓦岱定北將軍往張家口都統郎談安北將

軍往大同　聞噶爾丹刦掠墨尔根濟農巴
圖尔額尔克濟農向青海而去命陝西西安
圖尔額尔克濟農于寧夏備之　二月策妄
阿喇布坦及阿奴等遣使奏與噶尔丹交惡
始末厚賜遣之　賜噶尔丹敕畧曰喀尔喀
迯来人言汝厄魯特牲畜已盡無以為食人
被疾疫死亡相継其移近邊汛當加恩厚賜

如決計入降益從優撫養云云四月
上親巡察邊外蒙古徧立喀爾喀七旗與四
十九旂等　五月癸卯回宮　禮部會議會
試應于南北中卷內再分江南浙江為南左
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為南右直隸山東為北
左河南山西陝西為北右四川雲南為中左
廣西貴州為中右從之　大學士伊桑阿等

以喀尔喀臣服請上尊號不許　七月厄岱
言臣等至克魯倫哨探噶尔丹遁去已久遂
回軍　閏七月川陜總督葛思泰疏報臣差
副将陳祚昌等哨探至昌寧湖有巴圖尔額
尔克濟農之弟博祭将往西海遣喇嘛借名
来言請在昌寧湖牧馬随遣官兵四面進剿
大敗之殺蒙古兵五百餘博祭遁走　九月

免河南三十一年錢粮并漕粮及山西陝西被災州縣錢粮　十月免河南陽武等二十三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及山西岳陽等八州縣本年分蝗災額賦有差　免江南興化縣本年分蝗災額賦　十一月免陝西渭南等二十一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免河南滎陽等二十六州縣本年分蝗災額賦

有差　免陝西西安鳳翔被災等處三十一
年額徵銀米　命山西省撥銀二十萬兩解
赴陝西賑濟飢民　免陝西寧州鎮原縣本
年分雹災額賦有差　免湖廣沅州等三
州縣本年水災額賦有差　免雲南昆明等
十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免直隸霸
州等二十四州縣本年旱災額賦有差　十

二月諭戶部湖廣江西浙江江蘓安徽山東
應輸漕粮自康熙三十一年始以次各蠲一
年 免直隷永清等五十三州縣衛本
年分旱灾額賦有差 是歲人丁戶口二
千三十六萬三千五百六十八兩田地山
蕩窪地五百九十三萬二十六百八十四頃
二十七畝有奇徵銀二千七百二十七

萬五千一百六十四兩有奇米豆麥六百九十五萬二百八十一石有奇草二百八萬三千四百六十五束茶十五萬七千四百五十三引行鹽四百三十三萬五千八百六十引徵課銀二百六十九萬七千七百五十一兩有奇鑄錢二萬八千九百九十二萬一千五十有奇

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一日午刻日食 命
督撫等令各州縣積貯米穀
上御乾清門取性理展閱謂諸臣曰律呂新
書所言筭数專用徑一圍三之法朕觀此法
必不能合蓋徑一尺則圍當三尺一寸四分
一厘有奇若積累至于百丈所差至十四丈
有奇等而上之舛錯可勝言耶因取方圓諸

圖指示諸臣曰所言徑一圍三止可筭六角之数若圍圓則必有竒零理甚明顯覌朕八線表中半徑勾股之法極其精微凡圖者可以方算開方法即從此出至隅八相生之說聲音高下循環相生復還本音必須隅八此一定之理随命樂人取笛和瑟次第審音至八聲仍還本音又日算精微容即河道閘口

流水亦可算晝夜所流分数其法先量閘口濶狹計一杪所流幾何積至一晝夜則所流多寡可以数計矣　先是欽天監題本年正月初一辛亥日食查驗有大臣黜近臣有憂等語諭大學士曰自古不肖大臣正法者頗多此皆係于人事凡占候當直書其占語今往〻揣度時勢附會陳說可傳諭之　諭

大學士等前者進呈明史諸卷命熊賜履校
讐賜履寫簽呈奏于洪武宣德本紀訾議甚
多朕思洪武係開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
守成賢辟朕自反厥躬于古聖君亦不能逮
何敢輕議前代令主若表揚洪宣朕尚可指
示詞臣撰文稱美倘深求刻論朕不惟本無
此德本無此才亦非意所忍為也至開創諸

臣若撰文臣事亦優于武臣則議論失平難
為信史尔等當知之　二月以靳輔為河道
總督　三月侍衛阿南達報巴圖尔額尔克
濟農以絕粮窮困来降尋率其子雲木春台
吉来朝　四月諭户部動支庫銀一百萬兩
速送陝西以備散給軍需賑濟飢民　上諭
瀛臺内豐澤園澄懷堂尚書庫勒納奏曰聞黑

龍江日長夜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不知何故

上曰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東北方所以如此　十月以陝西西安等處連歲飢荒繼以疾疫免所屬府州縣衞所康熙三十二年地丁銀米及從前積欠　諭大學士等近日光祿寺奏停薦新芽茶朕思此物

解京均于地方百姓有累省一件如去一病
凡有類于此者俱宜停止其各省慶賀表箋
每次遣官齎送煩擾勞苦尋議桉期交與督
撫彙齊齎送停遣官　十一月工部
覆河督靳輔言高家堰加築小堤
中河挑濬河溝增高遙堤添造閘口
俱應如所請

上曰中河甚為有益靳輔欲挑濬河溝加高遥堤又塞張莊運口修駱馬湖東西石閘水漲之時開之使流水落之時塞之使聚其言尤可至于高家堰堤外欲築一小堤此豈可乎且承受洪澤湖大水全惟高家堰是賴將高家堰之隄築之使其一堅則可其外築一小堤有何益哉倘高家堰之堤衝決一小堤能

禦之乎。此皆靳輔執其向時意見而行之也。
九卿議覆靳輔言。如黃河兩岸栽栁種草。設
涵洞。應如所請。其挑濬河溝。引水淤塞堤下
積水之處。又引水淤墊邳州低窪之處。應令
該督議奏。
上曰。黃河水勢湍迅。倏而彼處深。此處淺。倏
而船被阻淤。變遷無定。欲引黃河灌使淤平

窪地事屬危險朕斷不敢輕信不准行

康熙三十二年正月差閱河工大學士張玉書等還以河圖進呈奏曰前諭旨所云小堤無益極是

上曰朕揆之事理以為無益爾等所議甚當

三月以秦省旱荒遣皇子允禔祭華山

八月諭廣西四川雲貴四省俱屬邉地土壤

磽瘠民生艱苦歷歲屡施恩卹廣西康熙十六年通省錢粮十七十八年民欠錢粮貴州康熙二十二年秋冬及二十三年春夏地丁錢粮又貴州四川康熙二十五年未完及二十六年應徵錢粮雲南康熙二十七年以前屯地積欠錢粮俱經次第蠲豁再沛優恩所有三十三年四省應徵地丁銀米著通行

蠲免。廣西撫王啟元奏粵西武生甚少。請停本年鄉試。從之。十月。

上諭曰。給事中彭鵬条令科順天鄉試疏內。有請朕親審語。是謂諸大臣皆不可信矣。雖彭鵬亦可信乎。況治天下。當崇大體。如大小事。皆朕一人親審。則庶務何由畢理。即依彭鵬所奏。將徐倬等親問。必將刑具取入宮內。

刑具乃不得已而用者朕亦何忍見之彭鵬既係言官當勸朕寬大和平乃請親行刑訊朕寔不解也　免陝西西安鳳翔二府被災州縣衛所三十三年地丁銀兩及江南六合縣本年水災額賦有差　免山西沁州定襄武鄉三州縣本年雹災額賦有差　免直隸順天保定河間真定四府屬三十八州縣本

年水灾額賦有差　免江南海州等八州縣
衛及全椒縣本年水灾額賦有差　鄂羅斯
察漢汗遣使進貢
上曰鄂羅斯人材頗建從古未通中國距京
師甚遠自嘉峪關行十一二日至哈密自哈
密行十二三日至吐魯番吐魯番有五種部
落過吐魯番即鄂羅斯之境聞其國有二萬

餘里漢張騫出使西域或即彼處史載霍去
病增(曾)出塞五千里想或有之今塞外尚有碑
記可考至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
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寧則外
釁不作故當以培養元氣為根本要務耳
免山西蒲州本年水災額賦　十一月諭大
學士等朕每日聽政必于辰刻中御門聞部

院奏事大臣每日于黎明時齊集午門外伺
候方始入奏追奏畢復各歸署理事無乃過
勞朕覌大臣内有年及六旬者亦有六旬以上
者此後于家中各進糜粥按時来奏亦不
遅悮大臣積勞養体亦可多為朕効力數年
可傳旨令知之　免江南高郵等四州縣本
年水灾額賦有差　以畿内務米價騰貴嚴禁

順永保河四府屬蒸造燒酒　免順永保河
四府三十三年地丁銀米及歷年舊欠　十
二月免江南清河縣本年水灾額賦諭大學
士等朕覌近日政務簡少每啟奏大臣中有
年邁者甚屬勞苦自後年六旬以外大臣令
其量力間二三日一来啟奏至摺本内遇要
緊事朕有旨傳進尒等方来請旨若無朕旨

尓等將摺本彚齊亦間二三日一来啟奏

免湖廣興國江夏四州縣本年旱災江南泰

州興化縣山西河津榮河二縣浙江餘姚等

三縣本年水災額賦有差

康熙三十三年三月免山西平陽府澤州沁

州所屬康熙三十年三十一年未完地丁錢

粮及借賑銀米五十八萬一千六百餘兩米

豆二萬八千五百八十餘石　四月理藩院
題今歲編審外藩蒙古四十九旂人丁共二
十二萬六千二百七十有奇內除隸公主郡
主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等三萬一千五
百九十六丁外餘九萬四千六百七十餘丁
內着一丁披甲應披六萬四千八百九十一
甲下所司知

賜第與金印文曰掌尾赤喇咀喇達賴喇嘛
教弘宣佛法王布忒阿達白迪之印　五月
步軍統領凱音布奏新修天壇一帶沙路應
派兵看守往来人止走兩旁勿行中路
上曰修葺道路專以便民不許行走修之何
用若云禁行中路則看守之人必并禁及兩
旁殊於行人不便仍聽人照常行走後若毀

壞令其兵稍〻葺治　九卿議給事中彭鵬參順天學政兵部侍郎李光地母故貪戀禄位不請終制應將李光地解任不准回籍在京守制從之

諭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張英翰林係文學親近之臣向因有日講時〻進見可以察其言語舉止近日進稀少講官侍班不

過頃刻豈能深悉著將翰林院詹事府國子
監官員每日輪四員入直南書房朕不時諮
詢可以知其人之能否以備擢用　閏五月
諭大學士等朕先慮翰林官壅滯故用數人
於部院衙門所用數人學問皆優如有翰林
缺出仍著開陞補
諭大學士等初四日召試翰林官於豐澤園

在瀛臺出理學真偽論此亦書籍所有成語態賜
賛見此輒大拂其意應抬之字竟不抬寫不
應抬之語輒行妄用原任刑部尚書魏象樞
亦係講道學之人先年吳逆叛時議奏發兵
象樞云此烏合之衆何須發兵昔舜誕敷文
德舞干羽而有苗格今不煩用兵撫之自定
與索額圖爭論成隙後十八年地震時象樞密

奏速殺大學士索額圖則于皇上無干矣朕

曰凡事皆朕聽理與索額圖何関道學之人

果如是挾仇懷恨乎又李光地湯斌熊賜履

皆講道學之人然而各不相合李光地曾授

德格勒易經光地請假回籍時朕名德格勒

進内講易德格勒奏言光地熟精兵務其意

欲為將軍提督皇上若將光地授一武職必

能勝任反覆奏請尒時朕即疑之德格勒
又奏熊賜瓚所學甚劣非可用之人朕欲辨
其真偽將德格勒熊賜瓚等考試湯斌見德
格勒所作之文不禁大笑手持文章墮地向
朕奏云德格勒文甚不堪臣一時不能忍笑
以致失儀既而湯斌出又向衆言我自有生
以來未嘗有似此一番造謊者頃乃不得已

而笑也道學當以忠誠為本豈有在人主前作一等語退後又別作一等語者乎令湯斌雖故李光地德格勒現在也又熊賜履所著道統一書王鴻緒奏請刊刻頒行學宮高士奇亦為作序乞將此書刊布朕覽此書內過當處甚多凡書果好雖不刻自然流布否則雖刻何益道學之人又如此務虛名而事干

瀆乎今將此等處不過諭爾等聞知朕惟以
治天下國家之道存之于心此等人議論又
何足較也　尋議兵部督捕左理事官熊賜
瓚於文內用宗廟二字不抬寫又妄用不應
用語顯係不敬應革職拏問旨免之　刑部
等題太監錢文才毆死民人徐二
上諭曰凡太監犯罪斷不可宥朕觀古来太

監善良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漸追其勢既張雖欲制之亦無如何漢時十常侍唐北司甚至人主皆為所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太監原屬陰類性情與常人不同有年已衰老而言動尚若嬰兒外似謹厚中寔叵測必人主英明此輩始無由弄權朕聞明代諸臣將本章批答委之其能免於舛謬耶錢文才案

記之秋審勿令倖免　七月諭內大臣和托

揮特之根敦戴青擒厄魯特人至供云噶爾

丹今年正月來于庫克朔東杭幾尔查克地

方居住等語觀噶尔丹前進情形當是圖根

敦戴青而來〻至土喇一帶搶掠邊境之喀

尔喀亦未可定可諭寧夏歸化城及右衛之

兵循克魯倫河於土喇等處探彼消息尋搜

領侍衛内大臣費楊古郎談希福為將軍作
速起程旋以尚書班迪報似乎無事又聞
噶尔丹有趋歸化意令右衛兵回右衛歸化
城兵郎談兵俱回歸化城駐防　八月免廣
東南海三水高要三縣本年水灾額賦　九
月撤囬郎談兵　班迪奏安棟根敦戴青所
屬四台吉三千餘口於伊魯戴青尋入覲授

札薩克多羅貝勒　免山東郎縣本年水災額賦　十一月免直隸安州等十一州縣三十四年地丁錢粮及江南邳州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窪地民欠額賦　十二月諭大學士閩浙總督朱宏祚大計疏内有閩省地瘠民俬語豈全省皆俬薄乎原任巡撫張德地署延綏時曾奏延安邊地並無可舉博學鴻

詞之人原任少詹事邵遠平奏南方之人皆
輕浮不可用朕思賢才生不擇地南人豈盡
輕浮二人所言甚不愜朕心因皆罷斥今朱
宏祚又以謬言陳奏不合尋議宏祚降四級
調用從之

三十四年乙亥正月諭大學士等與永朝前
請丈量湖南田地有累於民否治國之道莫

要於安民或有不肖州縣將田地盡未丈量輒稱餘田加賦者亦未可定安有加增田賦而全不累民之理著湖廣總督吳琠詳察具奏

二月厄魯特噶爾丹遣使入貢疏言使臣馬迪被害不獲詳知難于覆奏所云約地會盟之事俟候奏聞請將喀爾喀七旂發回故土澤卜尊丹巴及土謝圖汗二人亦仍照前

奏
上賜勅責之且云嗣後若仍怙惡不悛蔑視
前諭永勿上疏遣使貿易　太和殿興工
三月免山西河津榮河二縣本年分水衝田
畝額賦　免福建閩清三縣三十三年水災
額賦　四月初六日山西平陽府地震臨汾等十
四州縣一衛房屋倒塌人民損傷尋停收本年錢

粮遣大臣賑恤壓死大口給銀二兩小口給
銀五錢無力修屋者每户銀一兩　六月總
漕王樑疏參贛州衛千總楊泰等于漕船裝
帶貨物
上曰王樑將漕船所載貨盡行搜出棄置河
岸所行甚暴從来未嘗禁帶貨而漕船並未
遲悮今王樑禁止而漕船至今未到裝帶些

微貨物於事何妨王樑不但暴戾凡事執拗
宜令解任　七月噶尔丹遣使上疏仍如前
奏下敕責之
上巡塞外西安將軍博霽報噶尔丹属下回
子搭什蘭和卓等五百許人過我三岔河汛
界總兵潘育龍擒解前來請皆拘留俟得噶
尔丹確信再行遣回從之　先是京城預備

大兵派為三隊至是　諭曰聞噶尔丹有順
克魯倫河而来之信三隊兵應作速啟行尋
令副都統阿南達自甘州回西安將軍博霽
回寧夏　先是密諭科尔沁土謝圖親王沙
津曰噶尔丹極狡猾欲發兵恐彼聞風遠遁
兵撤則又覄来今噶尔丹遺尔書可藉此遣
人語云我科尔沁十旂俱附尔〻可前来誘

至近地於時朕親統大軍風馳電擊斷可滅

矣至是沙津来朝遣侍郎西　同往容授說

之之計　尚書班迪報送文兵報稱回至巴

尔泰罕遠望厄魯特兵沿克魯倫河屯劄甚

衆

上令增發兵一隊　安北將軍伯費揚古奏

臣親率大兵往四子部落蘊尼特尔等處駐

札相機征剿。九月。

上回宮。免直隸順天保定河間永平四府。

三十五年地丁銀米。十月。以噶尔丹肆掠

納木札尔陀音。派西安寧夏滿漢兵。從西路

進。京師兵從中路進。乘雪而行。到彼時塞草

發青。可以前進。發沙木巴戴青。墨尔根濟

農。并附近喀尔喀諸台吉之兵。于諸處防守。

班迪報遣人至克魯倫河探得噶尔丹在
峩格穆尔布尔哈蘇泰度冬候雪後仍行約
三百戶駱駝牛馬千餘絕無羊羣毳幕敝壞
諭議政大臣飭兵預備設彼于嚴冬妄進即
行剿滅 十一月己未朔日食 免宣化府
龍門等縣三十四年三十五年額賦以霜灾
故也 以山西平陽府地震赦天下

三十五年三月丙辰（月晦也未知二十九或三十日）
上親征厄魯特噶爾丹六軍啟行先是噶爾
丹自烏蘭布通敗遁後仍侵掠我臣服之喀
爾喀潛入巴顏烏蘭之地
上密諭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遣人約至
噶爾丹果沿克魯倫河而下掠喀爾喀納木
扎爾陀音遂踞巴顏烏蘭因命安北將軍伯

費揚古為撫遠大將軍從歸化城進發揚威
將軍舒恕西安將軍博霽振武將軍孫思克
等由鎮彝取昆都倫一路俱于二月二十日
前後起程（此皆西路）
上自統中路大兵出獨石口將軍薩布素統
盛京寧古塔黑龍江科尔沁兵沿克魯倫進
（此東路）四月乙巳二十日

上駐蹕西巴尔台先是大将軍伯費揚古疏
言四月二十四日可到土喇二十七日可到
巴顏烏蘭是以中路大兵整旅安行期西路
兵兩路夾進至是哨探人回言厄魯特實在
塔尔幾尔濟而費揚古奏至乃云于四月八
日至翁金口東進兵初十日自烏蘭厄魯幾
起程與将軍孫思克博霽一路前進記本月

三十日可至土喇阿喇克山之西克勒河朔
地方來月初七可至巴顏烏蘭　五月丙辰
朔
上駐蹕拖陵布喇克遣使同所獲厄魯特四
人賫勅書諭噶尔丹　我使回偵知噶尔丹
所在　壬戌
上躬率兵前行諸軍以次進癸亥抵克魯倫

河噶尔丹知　聖駕親来大驚盡棄廬帳器
械逃去　甲子
上親率前鋒兵窮追噶尔丹倉皇遁走沿途
遺棄器物　丁夘命領侍衛内大臣馬思喀
為平北大将軍領兵追剿
上班師駐蹕克勒河朔　癸酉費揚古捷音
至言軍至昭莫多噶尔丹率賊萬許逆戰自

未至酉大敗之剿殺三千餘里斬首二千餘級俘獲無算殺噶尔丹之妻阿奴及賊渠甚衆噶尔丹引數騎逃出 六月初九癸巳上還宮明日行慶賀禮 七月命内閣翰林院修平定朔漠方畧 九月遣官送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及其子額尔克蘊尔唐歸國初阿卜都里什特為噶尔丹久拘及噶尔

丹敗始脫身來歸
上賜銀幣遣歸葉尔欽　先是以淮黃交漲
遣員外郎綽奇閱黃河水勢至是回奏中河
北岸之堤未遭水患其水已减六尺
上諭大學士等曰向朕逆料中河北岸之堤
最為緊要因命靳輔于成龍加意修治是以
雖遇大水得無妨害歷年之水無有大於今

歲者此番無害似可永固黃河之水從雲梯関入海雲梯関沙漲壅塞水每為其所阻以致退流衝決今將淤泥挑濬河道加深所以水得通洩其利普矣　厄魯特格壘沽英塞桑等遣使請降

上巡行北塞經理軍務壬申啟行　伯費揚古報副都統祖郎壁等敗厄魯特丹濟拉於

翁金。辛巳京師地震。十月。
上駐蹕歸化城。厄魯特降人言。噶爾丹於九
月二十二日。從枯倫百爾齊爾。向哈密而去。
上諭乘此機會。作速剿滅。着大兵即由內地
前往。十一月。厄魯特布達里。来降。奏稱噶
爾丹。見有千餘之兵。食用困乏之。潰敗及凍餓
死者甚多。又火藥軍器。遺亡殆盡。其塞桑。諾

尔布亦即日率衆降矣未幾果来降戊辰
京師地微震冬至遣噶尔丹使人格壘沽
英還賜之勅諭令親身来降先是噶尔丹
遣使納款至是遣還是日班師駐蹕黃河
西界薩尔虎拖會十二月二十壬寅
上還宫



